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15

汉 剧
春秋配
五娘吃糠
描凤容
龙定军山
刀劈三关
大回朝
越印园
闹御和
阳堂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存书库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第十五集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員會編輯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9年·武汉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十五)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编辑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业营业登记证新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纸 32 · 6^{1/2} 印数：175·300 册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统一书号：10106·209

定 价：(9)0·70元

前　　言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的編輯出版，力求全面介紹本省地方戏曲劇本，向全國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編和演出的劇目資料。

本省地方戏曲劇種很多，有屬於皮黃系統的漢劇、南劇、荊河戲、巴陵戲和湖北越調；有屬於花鼓系統的楚劇、東路花鼓、天沔花鼓、襄陽花鼓、黃梅采茶戲、遠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調、提琴戲和文曲；還有屬於高腔的清戲，以及由外省移來的高台曲、灯戲等。都有著豐富的傳統劇目。我們為了及時傳播這些可貴的戏曲遺產，決定陸續搜集、陸續編選和陸續出版。

“丛刊”所收劇本，主要的是原本。我們在內容上一般未作大的改动。對於同一劇目的幾種不同的演出本，我們採取了先到先選的原則；並視必要，邀請對該劇有素養的演員加以校訂。對於經過演出的具有定評的整理本或改編本，也將選擇收入。

我們願意積極地編輯出版這部“丛刊”；但是力量有限，工作又極複雜，考慮不周和處理不當的地方一定還不少。希望戏曲界的同志和讀者同志予以指正、幫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員會

目 录

春秋配	李罗克、李惠卿整理	1
五娘吃糠	宜昌汉剧团录本	71
描真容	費奎英、曾天福述录	83
龙凤旗	彭汉亭述录 高海山校訂	91
定軍山	吳楚臣述录 湖北省戏曲演員進修班整理演出本	111
刀劈三关	黄石汉劇团录本 高海山校訂	129
大回朝	熊春山述录	155
越椒逼印	沙市汉剧团录本	163
閨御園	高海山述录	173
阳和堂	武汉市汉剧团录本 高海山校訂	199

春秋配

李罗克、李惠卿整理

剧情：士人張彥行因被革除功名，在集萬山落草。上山之前，將胞妹秋鸞寄居姑父侯尚官家，并至窗友李春发家辞行。适小偷石金波到李家行窃，被張彥行拿住，險被杀害；李春发怜其老母无人奉养，不忍加害，并贈銀兩、布匹，劝石金波改邪归正。石金波异常感激。

商人姜韶繼妻賈氏不賢，乘韶外出，虐待前妻之女秋蓮，逼往荒郊撿取蘆柴。李春发送彥行归来，見秋蓮在荒郊啼哭，怜其遭遇，贈銀一錠，囑其買柴归家，以免受責。乳娘與秋蓮拒不接受，李即委銀而去。秋蓮归家，将其經過告知賈氏；賈氏反誣秋蓮不貞，聲言要去鳴官；乳娘與秋蓮甚惧，乘夜逃走。路过烏龍崗，遇盜侯尚官，奪去包裹，杀死乳娘，并強逼秋蓮成婚；秋蓮佯允，騙侯拆花為媒，乘勢將其推墻洞中，用石砸傷，始得脫險，逃奔尼庵暫住。石金波販貨，路过烏龍崗，聞候呼救，將候救起，見其言語支吾，遂將其所劫包裹奪去。石因感激春發，將包裹拋入春發院中，以表報答。

賈氏發現秋蓮與乳娘逃走，徑至府衙投告，供出李春發贈銀之事。刺史耿青據情命差役追緝，途中發現乳娘尸首，又在李家搜得包裹，遂疑春發為凶手，屈打成招，羈禁獄中。石金波获悉李被逮系獄，亲往監中探望，經與李家老仆李義商議，一面由李義去往集萬山張彥行處求救，一面由石金波四处查訪秋蓮下落。

彥行之妹秋鸞寄住侯尚官家，得悉侯要將其賣入娼門，乘夜逃走。适石金波欲尋秋蓮無蹤，往訪侯家，听得秋鸞訴苦，誤為秋蓮，乘秋鸞黑夜逃走之際，拉其同去見官。秋鸞驚恐万状，只道偶遇黑虎，恰遇姜韶販米归来，聞得井中有人呼救，經與其伙計齊集黑虎處，將秋鸞救起。黑虎見秋鸞甚美，頓生邪念，即將姜韶打

死井中，逼秋鸞同逃。路遇巡按何德富出巡，秋鸞呼冤。何問明情由后，将秋鸞安置尼庵。石金波奔告耿青：“秋蓮投井”。耿命金波、賈氏偕差前往，下井得姜韶尸；賈氏一見，反認金波为杀夫凶手。公差見案情重大，連同井主侯尚官捕逮回衙。張彥行經李義告急后，即率領營兵圍城，代春发雪冤。耿青一面用緩兵之計，一面急綁李春发到法場處斬，临刑时被彥行劫走回山。春发因恐負叛逆之名，竟私逃下山投案。不意夜入尼庵，与秋蓮、秋鸞相遇，互訴苦楚以后，相約至府衙首告。經巡按何德富审明案情，將侯尚官、徐黑虎治罪，李春发判与秋蓮成婚，張秋鸞亦由其兄帶去。

人物：張彥行(淨)、張秋鸞(旦)、侯尚官(雜)、侯妻(夫)、
李春發(小生)、李義(末)、石金波(丑)、賈氏(窑旦)、姜韶(末)、
姜秋蓮(旦)、乳娘(夫)、耿青(外)、何德富(生)、徐黑虎(雜)、鄒
約、地保、二公差、王海、大头目、二刀斧手、老尼、眾姦兵、
四龍套、門子、禁子、四青袍。

第一場

〔張彥行背琴、劍、書箱上，走邊。〕

張彥行：(念)

平生智廣才多，习就文韜武略，
赴春闈一字差錯，恨試官閱卷太惡，
竟將我功名革却，从此后再難登科，
大丈夫豈肯閑坐，展雄才扭轉山河。

俺、張彥行。幼習文武，不幸父母双亡，留下妹妹秋鸞，尙未受聘。是俺发愤攻讀，去岁乡試，侥幸登科；今赴春闈，指望鯨頭獨占，可恨試官閱卷太毒，道我語氣太重，有一字之差，竟將我的功名革掉，发回原郡为民。我只得肩挑琴、劍、書箱，扫兴而歸。路过集駕山，得遇一伙英雄，邀俺上山入伙。此事正和我意。怎奈我妹秋鸞乃一弱女，焉能隨我同奔天涯！不免將他寄在姑父侯尚官家中，也好有个照應。主意已定，就此回家走走。(唱西皮搖板)

归家去別賢妹卽登山道，
我只得用假言嚇哄同胞。

來此已是。秋鸞！開門。

〔張秋鸞上。〕

張秋鸞：(唱西皮搖板)

耳听得有人声把秋鸞叫，
貧窮家少來往誰把門敲？
急忙忙开柴扉看个分曉(开门)

兄長歸來了！

張彥行：(接唱)

強忍着英雄泪不敢外拋。

〔張秋鸞下，取茶上。〕

張秋鸞：兄長請茶！

張彥行：(接茶)賢妹請坐！

張秋鸞：兄長赴試如何？

張彥行：落第而歸。

張秋鸞：今科不中，來日方長。只要發憤攻讀，下科定必有望。

張彥行：為兄今生今世再也不求功名了。

張秋鸞：不知兄長今后作何打算？

張彥行：有几位好友，約兄出外貿易。

張秋鸞：几時起程？

張彥行：這……半月後起程。

張秋鸞：待妹前去備飯。

張彥行：兄已在路上用過。賢妹！聞聽姑母染病在床，快去收拾衣物，隨兄同去探望姑母。

張秋鸞：既是探望姑母，帶衣物作甚？

張彥行：姑母此病，非比尋常，意欲留妹在她家多住几日，也好侍奉茶湯。快去收拾去罢！

張秋鸞：呀！(唱西皮搖板)

我兄長歸家來言語顛倒，
難解破其中情事有蹊蹺。(下)

張彥行：(接唱)

見賢妹暗流泪頻添煩惱，
俺亦非鐵石心不念同胞。

〔張秋鸞背包裹上。〕

張彥行：（接唱）

叫賢妹隨愚兄同奔路道。（出門，圓場）

來此已是。（接唱）

張彥行走上前把門來敲。

姑父開門！

〔侯尚官上。〕

侯尚官：（吃驚地，接唱）

想必是衙門中捕快來到，

吓得我顫兢汗似水澆。

張彥行：開門！

侯尚官：（接唱）

侯尚官启柴扉滿臉陪笑。（開門）

啊！（接唱）

却原來你兄妹光降草茅。

請進！（接唱）

这几日家務忙未曾打扫，

茅屋內多肮脏有屈你同胞。

請坐！

張彥行：有座。

侯尚官：媽媽！彥行兄妹來了，快下床來。

侯 妻：（內）我的竹杖呢？

侯尚官：靠在床邊。

張彥行：妹妹前去摻扶。

侯尚官：不必，不必。待我來。

〔侯尚官下，扶妻上。〕

侯 妻：（唱西皮搖板）

真個是草上霜旦夕難保。

張彥行：見過姑母！
張秋鸞：

侯 妻：（接唱）

姑侄們見一面瞑目閉曹。

張彥行：姑母病體如何？

侯 妻：十分沉重。今見你兄妹略略好些。今天不知什么風把你兄妹吹了前來呀？

張彥行：只因侄兒要出外貿易，一年不知，半載不曉。秋鸞在家無人照看，意欲寄在姑母膝下以為螟蛉之女，二老后来也好與她選門招贅。不知姑母意下如何？

侯尚官：如此甚好，我二老終身也有了靠了。
侯 妻：

張秋鸞：兄長……

張彥行：賢妹！姑母家中不是外人，快快上前拜過！

張秋鸞：哎呀！我那早死的爹娘呀！（唱西皮搖板）
若不从兄長命无依無靠，
怕的是螟蛉女无有下梢。

張彥行：还不上前拜過！

張秋鸞：（接唱）

我兄長動了怒又吼又叫，
不由得張秋鸞痛哭嚎啕。（拜介）

哎！我的爹娘呀！

張彥行：（接唱）

見賢妹哭爹娘心如刀絞，
為創業狠着心拋棄同胞。
交白銀五十兩姑母收好，
妹年幼望二老多把心操。

侯尚官：（接唱）

見白銀不由我呵呵大笑。

侯 妻：（接唱）

姑与侄是己亲何须酬劳！

侯尚官：（接唱）

我二老年紀迈終身无靠。

侯 妻：（接唱）

到后来还靠她送往荒郊。

張彥行：告辞了。

〔張彥行与侯尚官夫妻告辞，侯尚官扶妻与秋鸞同下。〕

張彥行：（接唱）

今日里离故园归时难料，

去到那李家庄辭別故交。（圓場）

来此已是。門上有人么？

〔李义上。〕

李 义：（念）忽听犬吠，来者是谁？（开门）原来是張爷。

張彥行：你家主人可在家中？

李 义：現在家中。

張彥行：你就說張某求見。

李 义：張爷少站一时。有請东人！

〔李春发上。〕

李春发：（念）两次登科，何敢再問三多。何事？

李 义：張爷求見。

李春发：待我出迎。仁兄在哪里？

張彥行：賢弟在哪里？

李春发：仁兄归来了？

張彥行：兄回来了。

李春发：請进！

張彥行：請！这廂有礼。

李春发：还礼。仁兄請坐！

張彥行：有座。

李春发：不知仁兄几时还乡？

張彥行：今日才归。

李春发：今科得意否？

張彥行：提起此事，令人可恨！只因試官閱卷太毒，道我語气过重，有一字之差，竟将我的功名革除，发回原郡为民。

李春发：唉！想弟也是科場失意，隱居林泉，不作功名之想。仁兄起程之时，弟也曾劝过，怎奈兄不听。如今落第而归，不知仁兄作何打算？

張彥行：这个……

李春发：李义！速去备酒侍候。（示意李义关门）

李义：遵命。（关门，下）

李春发：仁兄为何要言而不語？

張彥行：賢弟不能知道！愚兄怒出科場，打从集鶯山經過，得遇一伙好汉，邀兄上山入伙，即日就要起程。特来告別賢弟。

李春发：这……仁兄差矣！（唱慢西皮）

人生在天地間趋福避禍，

切不可为叛逆触犯刑科。

每日里三省身惟恐有錯。

〔李义上。〕

李义：宴齐！

李春发：摆下！

〔李义摆酒后，李春发挥手李义下。〕

李春发：（接唱）

富与貴貧与賤岂能强夺！

張彥行：（接唱）

俺也曾三省身无过无錯，

这都是考試官居心太恶。

大丈夫又怎能閉門閑坐，

学一个奇男子气壮山岳。

李春发：仁兄呀！（接唱）

好男儿又怎能蘆林入伙！
大丈夫决不能执刀作恶。
怕的是到头来难逃灾祸，
到那时悔不及莫可如何。

張彥行：（接唱）

真个是書呆子顧慮太多，
說什么到头来莫可如何！
除强暴济困危哪顧灾禍！
扫姑苏夺健康血染山河。

李春发：仁兄再飲几杯。

張彥行：酒已厚了。告辭。

李春发：如此深夜，何不就在寒舍安宿一宵，明日起程。

張彥行：想愚兄行程不分昼夜，只是酒已过量，就此暫歇片刻。

李春发：小弟奉陪。

張彥行：这正是：酒能助睡魔。

李春发：人从杯中乐。

張彥行：席前神思倦。

李春发：假寐待如何。

〔張、李二人入寢；起三更，石金波上。〕

石金波：（念）

只为日时难过，习就夜行生活；
明知王法难躲，家貧哪顧許多！

在下、石金波。这几日腰中无錢，缺柴少米，难以奉母。夤夜出来，不知打哪个方向才好？有了！不免到李春发家中做笔买卖。就此走走。（圓場）來此已是。待我縱上屋去！（跳介，內犬吠效果，即倒臥，唱西皮搖板）

犬吠声吓得我側身藏躲，
幸喜得月色暗屋檐寬闊。

見一人掌灯亮好象找我。

〔李义持灯上。〕

李 义：忽听黄犬声，想是有歹人。（持灯照探）

〔石金波学猫叫。〕

李 义：原来是猫儿捕鼠，各自安歇去吧。（下）

石金波：好险哪！（接唱）

学猫叫才把这灾祸躲脱。

只見李春发与一大汉睡熟，桌上有灯有酒，不免将灯吹熄，
下去喝点酒，也好壮一壮胆。

〔石金波作身段，用竹筒吹灯，跃下，取酒饮介，誤撞彥行被抓住。〕

張彥行：什么人？

石金波：我我我！

張彥行：有贼！

李春发：李义！快掌灯来。

〔李义持灯上。〕

張彥行：胆太小子！吃某一劍。

〔張彥行拔劍欲杀，李春发急拦。〕

石金波：爷爷饒命哪！

李春发：仁兄住手。那一汉子！說明来历，饒你不死。

石金波：爷爷容稟！（唱西皮搖板）

我名叫石金波母子两个，
家道貧无买卖生計无着。

可怜我七旬母終朝挨餓，
被逼迫才做这夜行生活。

張彥行：（接唱）

分明是貪財物撬門扭鎖，
休得要假言語裝死卖活。

〔張彥行又執劍欲杀，李春发急拦。〕

李 义：張爷！他是那游手好閑的石金波。

李春发：他方才講的可是实言？

李义：他家是有个年迈的老母。

李春发：石金波！（唱西皮搖板）

姑念你有老母权且饒过，
再若犯定不是这样发落。

仁兄請坐！

張彥行：便宜了你。

李春发：（对石）站过一旁！李义过来。

李义：东人何事？

李春发：取銀子十两、棉布二匹，贈与石金波，叫他另謀生路，
以后不要偷盜。

李义：遵命。（下，取銀、布上）石金波这廝来！我家东人贈你銀
子十两、棉布二匹，叫你另謀生路，以后再不用偷盜了。

石金波：哎呀！多蒙相公饒我不死，感恩不已。这銀兩与布匹，
我怎好領受！

李义：深夜入戶偷盜，本应送官究办，念你家有老母，无人奉
养，故而饒过于你。将这銀兩、布匹收下，快快去罢。

石金波：如此，愧領了！（唱西皮搖板）

只說是今夜晚難逃性命，
未遭害反受賞感激涕零。
施一禮別老丈跳牆而奔。

〔石金波欲縱身，李义拦住。〕

李义：这做什么？

石金波：回去呀！

李义：为何跳牆？

石金波：这是我走熟了的。

李义：哎！以后你要做好人了，應該走大門。来来来！我与你
开门。（开门）請！

〔轎叫介。〕

石金波：（接唱）

金鷄叫我头次才走大門。

这是你家的酒壺，你拿去。

李 义：这乃是小事。

石金波：用起来就是大事。

李 义：看起来你还是个講道理的賊。（下）

石金波：哎呀！慚愧呀！慚愧！（下）

張彥行：天已明亮，兄要告辭了。

李春发：意欲何往？

張彥行：上山入伙。

李春发：唉！兄何須去心太急？

張彥行：非是愚兄去心太急，我已与那众好汉約定今日道旁相会，

特来到此，与賢弟作別。

李春发：如此，小弟相送一程。

張彥行：有勞賢弟。

李春发：李义！帶馬来。

〔李义帶馬上。〕

李春发：劝兄三思作定夺。

張彥行：立志起义动干戈。

李春发：画虎不成反类犬。

張彥行：拔劍要斬龙头角。

〔李与張同上馬，李义下。〕

張彥行：（唱慢西皮）

出門來与賢弟同跨坐馬，

秋風起黃葉落滿目肅殺。

李春发：（唱接）

辜負兄好才學十載窗下，

一旦間入深山把事做差。

还望兄多慎重臨崖勒馬。